

答客問

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印行

答客問

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印行

No 121

1000 11-32

RESPONSA

ad

HOSPITUM INTERROGATIONES

a Doctore Tchou Tsong-yuen (朱宗元)

5^a editio

南
京
主
教
惠
重
准

一
千
九
百
三
十
二
年

第
五
版

答客問序

吾儒持世莫先於正經經正而後教可行道可一風
可同也孔氏之教千言萬語其本領在修身事天佛
老竊吾儒之支派創爲釋迦玉皇名色以愚世人而
魔愈多而人愈玩幾謂人受命於獄魔而非受命於
天主終日逐逐昧厥本原經之不正孰大於是此有
心世道者欲闢其說特奉天主之教以正之也古越

朱子維城精其學著答客問今蘇先生爲之重梓問
序於余余不敏何敢輕爲贅筆取而閱之知其本旨
在尊天主實見夫天有主宰敬而事之務在盡誠其
所云修道存心養性較吾孔氏之說更爲深切而據
典引經復饒有實際詳矣哉其爲崇正黜邪而足振
斯世之迷惑者乎余又于朱子有異焉考朱子之著
是編也年才二十三耳超超見道歲何其早而力何

其堅殆斯教當興而天主早授夫明道之人耶不僅此也余聞西學最精天象今頒行憲曆皆其所推定較諸前古爲特善朱子學旣精誠舉其經緯之理一而指陳之亦足見其敬天主之心著爲體天運之象以上資夫燮理顧乃鄙言術數而并斥言占天豈非務在修德併不欲以占象之見紛人昭事之誠也哉噫朱子之尊天主也至矣其欲正人心也切矣讀

是編者不必歧之爲西學取其大經而合之爲吾儒
當奉之教教固可行道可一而風亦可同也
旨

康熙歲次丁丑嘉平穀日閩中林文英拜撰

答客問

古越朱宗元維城校條答
同學張能信成義父訂正

客問於宗元曰。三教鼎峙寰區。如日月星之在天而不可易也。今又益之以天主教。不飾說歟。

答曰。教一而已。三之尙足成教乎。子欲知教之實。必先思乎教之名。夫教乃修道之謂。道者。率乎性而原乎天主。則聖人立教。正使人修其攸率之性。以復乎天主命之本然者也。故未有不本天主。而可謂教者也。君子知其然。不欲以一念之尤言疵行。稍負其彝降之初體。故須臾不敢離道。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則獨知卽天主知。畏天卽慎其獨也。

問。三教同歸一原。雖不專以事天爲學。未有敢棄天而不事者。釋道二說。歷

代胥承。意亦真足與我儒互發乎。

曰。道以虛爲本。佛以無爲本。儒以誠爲本。虛無與誠。猶水火之東西不相一也。今必欲舉而同之。是苟卿之所謂齊秦襲也。

問。六經之言天者多矣。未有天主之名。意亦止據蒼蒼者示之乎。

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蒼天則形像爛然矣。於穆不已。乃天之所以爲天。所以爲天者。非天也。天主也。且夫事天者。謂其生我養我之大本大原也。畏天者。謂其威靈洞囑。而臨下有赫也。在上爲日月星辰。在地爲水土金石。蒼蒼之天。與地正等。塊然冥然。而絕無靈覺。畏事安施。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即天命謂性之說。孝經亦以配天配上帝並舉。夫以上帝當天。則天非蒼蒼之有形。而特爲無形之主宰也明矣。所以但言天。不言天主者。正如世俗指主上曰朝廷。夫朝廷宮闕耳。言朝廷。卽言此。

內攸居之主上也。

問。蒼蒼之天。固不足畏事。乃先儒解曰。天者理而已。卽在吾心之中。曰。此求之不得其故。而強爲之說者也。有物有則。則卽理也。必先有物。而後有此物之理。理依乎物者也。人之心性。賦於天主。今日天卽爲理。是有人之心性。而天反從心性中出也。豈不謬哉。

問。聖賢曰。明曰旦。亦只是修飭心性工夫。非必兢兢對一主而奉之。如臣之事君。子之事父也。

曰。子語於經旨。全不解。詩書攸載。天與心性。原屬兩物。不可獲罪於天。則不可有疚惡之心。不可自負於天。則不可有未盡之性。以存以養。種種爲事天主計。若云天卽在心。何不曰敬心之怒。而必曰敬天之怒乎。何不曰畏心之威。而必曰畏天之威乎。何不曰吾心福善禍淫。而必曰天道福善禍

淫乎。何不曰吾心降殃降祥。而必曰上帝降殃降祥乎。周家之德盛矣。必以昭事上帝爲宗。成湯伐桀。亦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聖賢舉動。皆求仰合天主聖衷。倘天與心爲一物。則順天而動之學。與私心自用之學。初無二致。而帝王南郊祀天。爲自祀其心也。夫受性於天主。猶受形於父。謂父爲子之原可也。而子豈卽父乎哉。謂天爲性之原可也。而性豈卽天乎哉。佛老惟認心爲天。故但侈自心。神通廣大。而忘其大原。卒流爲無忌憚之小人。後儒學術。有竄入禪窠者。則此語爲之媒也。

問。天地萬物之必有主宰也。此可據理推測者也。然必先有天地萬物。而因有天地萬物之主宰。譬先有國。而後有撫綏一國之君。若無其國。并無其君矣。國豈君之所生乎。今曰先有天主。而天地萬物咸從茲出。何也。

曰。天主統制乾坤。如君王臨馭邦國。畧可方似。實不盡爾。因有國土。故立君

以治。非因君以設國土。若天主。非因有天地萬物而後立主宰。苟無主宰。卽無天地萬物矣。蓋必有無始而後有有始。有所以然而後有固然。天地萬物咸屬有始。何以知之。於其無全能知之。覆不兼載。鱗不得羽。厥能實多限際。可限之能。有所受之。而非其本然自有也。旣非本然自有。而有所受。則固有其授之者矣。此授之者。即天主。若云旣有天地萬物。而因有主宰。則此主亦其受焉者矣。又何以授有于物乎。更問此主從何出。又誰推戴而立之爲主乎。

客曰。其卽太極之謂耶。

曰。非也。太極不外理氣。無知無覺。古人祀上帝。不祀太極。則天主太極判然明矣。

問。然則無極太極之說何居。

曰。此有至理。蓋天主始造天地。當夫列曜未呈。山川未奠之時。先生一種氤氲微密之氣。充塞飽滿。而世內萬有。繇此取材。此之謂太極。即西儒所稱曰元質也。

問。然則天主其卽道家之玉皇乎。

曰。非也。玉皇乃漢末人。姓張名儀。學修煉之術。宋徽宗崇道教。因術士林靈素之請。封張儀爲昊天玉皇大帝。夫前代已死之匹夫。而謬尊爲天帝皇。正如關羽本漢將。而今尊之爲帝。言其上司天門。下司地府。有主持三界之權。咸矯誣之舉也。

問。佛有世尊。道有元始天尊。其名其義。足當天主。

曰。佛言天上地下。惟我獨尊。疑舉世無可與匹矣。又曰。眾生聽講。立地成佛。又曰。萬佛比肩。何與等者之累累也。道家之稱天尊。亦謂天上地下。惟此

獨尊也。顧號天尊者。以百千數。向所謂獨尊者安在哉。兩家之說。不自爲矛盾乎。總之爲儒者之上帝。庶得其真。

問。禮惟天子郊事上帝。今天主卽上帝也。乃人事家奉之。不僭且褻乎。曰。一粒一涓。莫非主恩。呼吸動靜。皆資主祐。實世人之大父母也。父母豈有一人可不事者。特不得祭。以僭用其禮儀。今但言奉事。便與祭大不相侔。不然。則孔孟所云。畏天事天。豈徒帝王之學問。無與士庶哉。

問。天主教旣與儒者合轍。則行孔子之道足矣。何必更益之以西教。曰。爲此說者。非惟不知天主。并不知孔子者也。孔子著書垂訓。豈欲人尊拜已哉。欲人遵厥說。而力行之耳。今試取孔子之書讀之。其所詔人凜凜昭事者何物。小心欽若者何物。尊奉天主。正踐孔子之言。守孔子之訓也。乃猥云儒說已足。不待天主教。非特天主之罪人。實孔子之罪人也。

問。正謂踐孔子之言。守孔子之訓。卽此已便是天主教。不必復轉一境。曰。盡倫之事。治世之畧。大較相同。而生死鬼神之故。實有吾儒未及明言者。其實孔子罕言命。非不言也。蓋當時所言性與天道。雖顓悟如子貢。尙不得聞之。唯得此天主教。而修身養性之法。復命根歸之業。始益備。且學問之道。必曉然明見萬有之元始。日後之究竟。乃可絕岐路而定一尊。此在儒書多未顯融。獨天主教詳之。況今人讀書。往往渾帳過去。一領天主教。而後知我六經四書中。句句皆有着落。句句皆有欄柄。淺儒誠未得其解也。

問。事天主之旨。合轍吾儒。但儒者惟謀現在。所事不出子臣弟友。故曰。素其位而行。曰。未知生焉知死。今天主教。諄諄以死後之賞罰爲誨。疑與孔子若不相似然。

曰。人所懼。莫過于死。則所重。亦莫過于死。豈有極重之事。而可置不講者。孔子教人。即生以知死。正是深于言死也。且天主教。亦豈于善生之外。別有一善死法乎。生前之七克十誡。卽死後之萬福無疆。特孔子使人。繇之而不明其報。天主教俾人念死。而愈思善厥生耳。

問。儒者之論人死四十九日而魂散。安見死後之長存不滅。而有賞罰可加乎。

曰。此後儒嚆語。孔子曷有此論。夫草木有生長。而無知覺運動。鳥獸有知覺運動。而無靈明理義。此特資形氣以扶存。形斷氣散。而魂隨殄滅。人魂不然。一點靈性。得于上主賦與。其來也不特聚。其去也不能散。但合則身生。離則身死耳。世稱人爲萬物之尊且靈。苟死而魂滅。則與草木禽獸無異。亦烏見其能靈。烏在其尊于萬物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死而魂

即消亡。則聖賢庸愚。同歸一盡。亦何見其可也。且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所在都有。則奸雄愈可縱恣。忠良罔所控訴。君子憂勤惕勵。徒自苦厥生。而小人狎侮放逸。誠爲得計。豈造物主至公至平之義。是故不靈之物。無自遂之權。如天恒運。地恒靜。水恒潤。火恒燥。馬恒走。犬恒吠。皆率其性之自然。而一定不易。故無功罪。無賞罰可加。人則付以自主之明。善惡邪正。任其擇決。其受命而生也。如人臣奉令而任職也。及其死而歸也。如三載考績也。于是乃從而黜陟之。其無負賦畀之初旨。則蒙上賞。猶人臣承令無怠。錫之蕃庶。不然反是。彼上主無所不知能。豈不克俾世上盡正者顯榮。邪者迸棄。顧或不悉然者。正以示身後別有真賞真罰。一時之壽夭窮通。不盡足爲定據耳。

問。天主吾人之大父母。自當敬事。天命之性本善。自當爲善。豈緣後來禍福



之報乎。

曰。人臣廉平正直。亦分固應爾。詎徒爲賞陟計。然心縱不爲是。苟能如此。則國家之遷獎必及焉。不然。則國家之譴責必及焉。君子固不希報。但心縱不爲是。苟能修善。則天主之永賞必及焉。不然。則天主之永罰必及焉。況緣是祇警。實進修之一助。整勵三軍。重賞啖于前。嚴誅懸于後。士斯用命。吾人處世。如居戰場。嗜慾誘惑。八面攻我。性情大都脆婪。非刻持永賞之利以自啖。操永罰之嚴以自惕。未有不隨俗牽引。與波上下者矣。故克己之勇。難于克敵也。況以此爲訓。猶多有狎大人。侮聖言者。若云。無所爲而爲善。曾見有幾人乎。

問。希福而爲善。畏禍而不敢爲不善者。中材也。賢者雖使爲善蒙禍。積惡受福。猶不肯以彼易此。故自昔名儒。有未嘗聞賞罰之說。而懋勉無斁者。

曰。君子所不希不畏。謂世福世禍也。世上禍福。倏時以去。且公道陵夷。君子或冒刑戮。小人反膺軒冕。志士遂不以此爲榮辱。若真禍真福。出自上主。纖毫不背。永定不移。冒世禍而爲善。誠達士之心也。冒永禍而爲善。不大愚乎。爲善冒世禍。而解之曰。有永福在後。必欣爲之。若云。我欲爲善。雖永禍不顧。世豈復有爲善者乎。夫率行儒門之訓。必能使人人爲賢聖無已。顧道學真傳。間世罕遇。正緣衣冠僞儒。不達性命之理。不論身後之事。則無所畏忌。而闇修之功疎。意惟現世享受一刻。即一刻之實利。雖欺君罔民。縱欲敗度。苟適其身。無不爲之。其才智傑然者。必冀心于世上之功名利祿。求之不獲。篡弑兼并。禍亂紛紛。不可止矣。苟明知人魂之不滅。而死後之永賞可慕。永罰可懼。則視一切世物。如水流花謝。不堪係戀。惟恐有一念之非禮。以獲罪上主。而自失真福。勸激不必禮樂。禁止不必刑威。誰

復有敗常亂紀者乎。此正修身克己之良圖。齊治均平之上範也。故欽崇天主。乃儒門之真本領。真血脉。死後賞罰。乃儒門之真究竟。真歸着。何相背乎。

客曰。是固然矣。倘際君明臣良。公道用彰。黜陟進退。罔攸謬失。庶足稱人之功罪矣。豈賴死後茫茫不可見之報乎。

曰。人爲善惡。身爲之乎。抑以心耶。雖有明王。能賞罰人之身。不能賞罰人之心。且善惡之見于行事者。賞罰能施之。而冥冥之善。隱微之惡。不及酬也。帝王賞人。至三公極矣。今試下一令曰。人爲上善。必錫之以公孤。萬一有數千百上善之事。安得數千百三公之位以報之。是帝王之術。又將窮也。唯上主審判之日。身與心並償之。至公而至普。至愜而至永。故爵祿可辭。白刃可蹈。全係死後一節。足以自慰。無此一節。則世上事理。皆不可置喙。

而我輩別是非。辨邪正。亦徒然而已矣。

客曰。非謂死後。盡渺茫也。但以爲迂遠。而不必計耳。

曰。娶妻生子。營塚墓。立享祀。皆爲形骸歸土之計。今人衡論。僉曰形賤而神貴。乃營身後之賤事。不以爲迂。謀死後之貴事。獨以爲迂乎。古之至人。慮及百世。此與吾身。漠不相關。不以爲遠。死則人人不免。或即旦暮之事。獨以爲遠乎。造物主使人知身之必死。而但不使知其期。正欲人日日備耳。備有無患。凡事盡然。況生死乎。

問。天主教旣闢佛。天堂地獄。實佛氏之舊論。何仍演之。

曰。茲說自開闢有之。非創于佛。特中華無傳。至佛入中國。始聞厥說。遂指爲釋氏之論耳。子亦知各教攸昉乎。彼西洋圖誌。及天竺記。釋迦產于周季。淨飯國王之子。摩耶夫人所生。初行教國中。專以清淨明心爲務。彼國之

民皆至愚。莫有從者。天竺西近大秦國。國有天主古教。釋氏素聞。乃取古教中。天堂地獄之說。又取閉他臥辣輪迴六道之說。雜揉成教。而國中遂服焉。今觀藏典攸稱。最上一乘工夫。專事明心見性。且欲不起善惡之意。不立禍福之相。則天堂地獄。非佛氏本旨。而姑借之者矣。先儒所謂寶玉大弓之竊也。豈因盜竊。我反置不講乎。總之佛氏竊天主教之說者頗多。原其故。蓋因唐時天主教已入中土。厥名曰景。所譯經典。竄入佛藏。以訛沿訛。反令僞教興而真教廢。即如持珠論經。本天主教事。後爲學佛者所習。今人反謂此沙門態。而天主教效之也。雖然究而言之。我所謂天堂地獄。原與佛說迥異。佛氏之天堂。仍有欲界色界。此不離塵俗之境。又言福盡復降。是雖得之。不足爲我有也。我所謂天堂。有內社。有外社。內則以本性明睹造物主無窮之至美好。外則明灼倍日。透堅破礙。萬福萬榮。享之。

者咸無終焉。豈不名同而實異矣乎。佛氏之地獄。不出刀山劍樹。切頂摩
踵。詎知靈魂神物。非可分割。肉身復生。亦不墮壞。此種種世刑。豈能被之。
又言苦盡仍出。是下此者。尙有冀也。若我所謂地獄。有內痛。有外痛。內則
永失真主至美之望。常懷怨妒。外則忿詈顛狂。暴火灼其神軀。萬苦迸集。
墮者永不出焉。又豈不名同而實異矣乎。

問。人爲善惡。厥時有限。以無終報之。則賞疑于僭。罰疑于濫。不若佛氏福盡
復降。苦盡仍出之言。似爲近理。

曰。天主不徒鑒人之行。而直觀人之心。故行一善。不遽賞也。行一惡。不遽罰
也。待其死而不變。然後判之。夫至死純修者。脫俾復生。雖累百千萬世。其
孜孜樂進亦如是。至死怙終者。脫俾復生。雖累百千萬世。其恣惡不忌亦
如是。天主直據千萬世無已之心。而定千萬世無終之報。且福盡復降。苦

盡仍出。則受福者。日抱將竟之虞。而膺罰者。幸有再蘇之望。尙未能使人必爲善。而必不爲不善也。至輪迴六道。厥誕明甚。夫人有靈。而獸無靈。非徒形殊。實因魂異。令人魂輪爲禽獸。則必有靈禽靈獸。能效人之所爲者矣。今不聞禽獸能效人者。則人魂不變禽獸可知也。魂有記含。能記憶一生之事。使人魂轉爲他身。則必盡記其前生之事。今人絕無能記前生者。卽佛書中。有一二人。能記前生一二事。然據佛說。人人皆有輪迴。則必人人能記。事事悉記而後可。今顧不然。則佛書多屬附會。其人魂不轉爲他身可知也。且原其故。并不始于佛。大西有士名閉他臥辣。生周初。憫世人作過不止。設爲輪迴之論。謂人行某惡。則來生變某獸。受其報。人間有據乎。則曰吾聊立此說。以勸善沮惡耳。後此論遠播他域。佛氏用之。流傳中國。世俗陋儒鮮肯細心格理。遂與愚民同受厥誑耳。

問。人魂既常存不滅。又無輪迴。則身死之後。非升天堂。即入地獄。古人之祭先祖也。何居。

曰。此仁人孝子之用心。禮之至情之盡也。而非謂先祖須食也。亦非祈庇于先祖也。假令先祖須食。則禴祀蒸嘗。歲時不過三四舉。先靈不且飢而死乎。况自七廟五廟。降至庶人。僅得祭父。豈庶人之父則飢。而祖則不飢乎。若禍福之權操于上主。使先祖能庇其後人。則孰不愛其子孫者。何以有庇有不庇乎。故古人陳設犧牲。亦惟表其孝思。今人燒焚楮錢。反屬欺侮先人矣。

問。享祀者。鼎鼎不惜。何靳一楮錢乎。

曰。此本取蕭祭脂之禮。後人聽佛說。遂誤用楮錢耳。不知吾人在世。飢思食。寒思衣。而錢可易衣食。故貴之。死則肉軀已滅。神靈不飢不寒。雖攜黃金。

無所用之。况乎紙爲之乎。以紙爲之。已見其僞。况經焚燬。并歸烏有乎。假令父母而在。爲子者執楮以遺親曰。此金銀也。其不孝誕慢殊甚。及其旣死。遂忍以僞物欺之乎。若曰。楮經火化。可饋諸冥司。以資靈魂之用。此佛氏帖語。拂物理。亂大道。欺禽獸可也。罔人可乎。據今之焚紙錢者。謂納賂于神也。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賄賂之事。衰世有之。謂鬼神亦有賄賂乎。此等舉動。如夢如狂。而舉世習之。不以爲非。良可嘆也。古之祭者。燔蕭以求神于陽。灌地以求神于陰。蓋謂先祖實已去家。故多方以索之。亦恍惚而無可奈何之意。孔子祭如在。不敢言不在。不直曰在。惟孝子追慕迫切之心。儼然若見耳。至天主使人魂回世。以証靈魂不滅之理。偶亦有之。不盡爾也。

問。生而爲大聖大賢者。其神靈不可磨滅。生而爲大奸大佞者。其神靈亦不

可磨滅。若夫常人身死。而魂隨散矣。

曰。天主賦畀本無二體。雖爲庸愚。而上哲之分量具存。雖爲睿聖。而本來之受畀無異。苟知奮勉。則盡人有盛德至善。特不能自全其初耳。且靈魂不滅。乃天主賦畀之本體。原自如此。非從修爲得來。大聖凡夫。特修爲有殊。本體未嘗稍別。則靈魂不散。亦一而已矣。

問。常人固不能升天。但與惡人同入地獄。似乎不平。

曰。非善卽惡。原無中立之理。且一賞而高下殊。一罰而輕重異。要稱其人工罪之大小而已。但天福之最微者。盡世間之榮華。不足擬其萬一。永禍之最微者。盡世間之憂患。不足擬其萬一。思及此。可不預求所以取之。而所以避之乎。

問。佛氏如六度梵行五戒等。亦足磨世砥俗。寧容盡非。

曰。定天下之學術。必先正其本。後及其枝。大本一撥。餘無足觀。佛氏抗天主而尊己。本先虧矣。烏足取乎。

問。安見佛之抗天主也。

曰。佛謬言天主。特一天地內之主宰。所謂忉利天王。此外尙有多許天地。名三千大千世界。而大梵天王統之。大梵見佛。猶執弟子禮。其忉利天王。則奔走服役者。夫論天主全能。其克製造。原不可以數計。何三千大千之足云。但即此一天地之確可憑據者。妙用已自無極。又天主無所不在。全在天地間。全在天地間之各分。一粒之細。無限妙有。已自充足。豈與較封域之多寡大小乎。夫佛氏欲恣其荒唐。必不產于此天之內。不生于父母之身。不資此中萬物之養。不爲人之形象。猶或可。乃戴天履地。資養萬物。與眾人無異。則亦天主所生之人也。旣爲天主所生之人。便當小心昭事。認

其本原。乃敢于抗誣若此。罪尙可逭乎。孔孟存心養性。歸之事天主。佛氏明心見性。昧而抗天主。雖言明心。而不知心于何來。則實蔽其心。雖言見性。而不知性于何賦。則實賊其性。故程子曰。儒者本天。釋氏師心。惟本原處大異也。佛氏即他有善處。如人子應世理家。皆極停妥。但背逆厥父母。可云孝乎。其離理失實。如恒河沙。須彌山。三十三天。十八獄之類。不可勝數。以背本之大瑕。釁視之。則尤屬小小者也。惜哉世人。謂念佛生天。否且入地。試問誰設之天堂乎。誰置之地獄乎。誰陟汝于天。而下汝于獄乎。佛氏慈悲。決不親致人于地獄。而所謂閻王者。又聽佛之指揮者也。佛氏不致之獄。聽其指揮者。願敢置人于獄乎。僧家種種救度之法。不旣贅歟。且旣死延僧作德。期度亡人。是元惡巨憝。皆有救法。乃誘人爲惡不止也。問。孔子嘗言西方有大聖人。不令而治。不言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今世咸

謂孔子所說。即指佛氏。則彼三千大千之論。或亦有獨見乎。

曰。此列子所載。未必孔子果有是語。如果出于孔子。則玩其吻氣。自是指有國家者。佛已棄家離親。豈有治民之責。當春秋時。大秦國有聖王。父曰達味。子曰撒辣滿。躬秉聖德。海內大治。孔子所稱。或者謂此。佛氏果有慧眼獨見。能知三千大千。則此一天內事。先宜洞晰。今觀佛書。列宿運度。日月交食。四大部州。悉皆舛錯。則一天內事。尙未之識。三千大千。不狂語乎。問。人性本自廣大。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且可贊天地之化育。佛氏或亦見及于此。

曰。性之廣大固也。但視上主無窮之妙。則彌狹矣。彌小矣。上主自無中生天地萬物。而時存佑之。時監臨之。今雖有大聖。能使空中增一山乎。海中出一島乎。無中生一種草木禽獸乎。微特此也。雖具大智。不克益身以寸。雖

負異勇。不能使身自舉。財成輔相。不過于上主既成既備之後。爲之經綸調理耳。書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又曰。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則吾性能爲善事。全賴真主啟牖。故天子有善。讓善于天主。自古先民。功被海內。澤潤群生。則益自謙下。明旦遊衍。凜凜欽若。而不敢忽。誠見聰明才智。不自我有。不自我共。而授予者之當感信。當愛敬也。

問。人性既爲天主攸賦。而天主具全能全善。曷不盡予人以善性乎。若云不克皆善。是能不全也。若云能皆善。而顧不予。是善不全也。

曰。維皇降衷。本無纖惡。凡作不善。人自爲之。且含靈之物。亦必聽其有爲惡之勢。而後爲善者有功。水潤不頌其德。火熱不賞其美。原無岐出之機也。嬰兒愛親。不稱厥孝。寺人絕婚。不貴其貞。發于自然。而非其志也。如使人一定于善。不復可惡。則善乃天主自爲之。人亦何德乎。吾主有言。非必善

而遂爲善。能爲惡而終不爲。故其吉祥定于無窮也。利西泰譬人性于兼金。質本粹美。而或以造溺器。或以造祀器。則爲善爲惡之喻也。

問。佛氏戒殺。好生之德。洵足取歟。

曰。戒殺爲有輪迴。有輪迴。則目今之禽獸。烏知其先世不爲人乎。然必若此說。則不惟殺之不可。雖役使之亦不可也。蓋我所殺之獸。旣不能保其先世爲我疎遠離逝之人。而非我親族戚友。親族戚友。殺之固罪。鞭責之。拘苦之。義獨安乎。是服牛乘馬之禮。且將廢也。且佛氏非獨戒殺家畜而已。雖虎豹犀象。亦戒殺之也。而虎豹犀象。實具殺人之才。我不殺彼。彼將搏噬人。而或設爲驅遠之論。夫驅而遠之。非以干戈。則以弓矢也。是終不免于殺之也。佛氏疑禽獸之向爲人而愛之。乃現備人體者。獨忍視其傷。而不救乎。欲救其傷。非殺禽獸不可。則戒殺之說。又安能充其類也乎。

問。天主教既不取佛氏之戒殺。何有大齋小齋之期。

曰。齋以清明志氣。有功齋。有罪齋。有無功無罪之齋。感主恩。思己慝。淡泊自責。不敢享世上豐腴。以贖我往愆。而用悅主心。此功齋也。信有輪迴。不敢肉食。則明拂物理。大背正典。此罪齋也。本性不嗜羶味。或行煦煦之仁。愛物過甚。不忍殺之。此無功無罪之齋也。天主教致齋。大約克己自責之意居多。故大齋則減餐。小齋則廢畜物。止啖水族。並無茹素之事。且大齋。疾病免。勞力免。乳婦免。老弱免。與釋氏迴異。夫孔子飲酒食肉。亦曰慎齋。即今園丘祀天。禮用犧牲。而先三日。百官皆宿齋宮。則知聖賢致齋。非因戒殺明矣。

問。若道家者何如。

曰。採藥煉丹。秦皇漢武竭天下之力以求之。而不能效。其誣可知。飛符呼召。

驅役鬼魔。更屬魑魅。不足置辨。

問。天主教亦有肉身常生之說。仙家議論。或亦同此。

曰。天主生人。定之以死。雖大聖不免。所云肉身不死。乃宇宙既終。大審判後。無論善惡。盡人若此。顧欲于目今以私智求之。豈可得乎。復活常生。出造物主。神能變化。顧欲恃人力以經營之。豈不謬乎。夫實有其理者。遵其說而行之。必能成其事。故循孔孟之言。必成聖賢。守孫吳之論。必致戰勝。今丹訣煉術具在也。習者亦繁有徒。何以究無一人成仙乎。惟引導修養。可冀延年却疾。差或有之。然呼吸失術。反致損生。縱使得術。不過爲形骸增數年之期。事甚弇鄙。無足矜羨。

問。道藏所載。白日飛昇。如許遜真武之屬。容或有之。

曰。按旌陽傳言。遜拔宅飛升。雞犬皆上。是欲爲奇偉以駭人。不知適徵其僞。

也。據仙家之說。必數十年修養。乃得成真。雞犬無功。而食此報乎。又聞修煉者欲避雞犬。今雞犬乃能飛昇。何爲又避之乎。宇宙形勢。天包火。火包氣。氣包水土。自此而上。二百六十里有奇。爲氣域。進此卽爲火域。萬物至火域者。莫不燃滅。禽獸宮室。可得歷乎。且天體堅凝。惟神靈可以透越。一切負形滯質之物。何以入之。故愈神其說。張其事。愈形其妄。露其誣。俗云真武乃淨樂世子。殆非也。武姓劉名儀。河北真定人。修煉武當山中。授徒頗多。一日被魔鬼化美婦娛誘。不勝怒。拔劍逐之。時天大霧。咫尺莫辨。真武墜崖而死。散髮跣足。徒張厥事。駕言升天。時漢水有龜蛇爲虐。未幾而除。因言真武滅收之。魔鬼又假其名象。僞作靈迹。人主斯褒崇之矣。近世有貴家女私奔。厥父稱爲仙去。因作仙子傳示人。今其書已入道藏。人咸信果有是仙矣。卽此推之。道家所傳。大抵皆僞撰也。

問。黃白飛昇。猶涉玄幻。若張道陵符咒。至今屢有奇驗。此屬何解。

曰。此謂以魔召魔。蓋背棄真主。從事妖巫。鬼魔之所甚願也。非發奇顯異。不足俾愚俗景附。幸上主不許惡魔。盡其伎倆。故呼召之術。亦有應有不應。原其所以。奸人通魔自神。魔亦幸值此會。爲誑陷世人之機。故付以符咒。爲往來記號。其有被鬼物憑依。因呼召得驅除者。則緣魔力有大小。小魔虐人。聽大者之命。不得不去。然一魔去。一魔進。後患彌甚于前。奉教之士。苟遇魔祟。秉誠畫十字。呼聖號。雖巨魁。無不碎胆遁潛者矣。

問。何謂魔鬼。

曰。天神魔鬼始本一類。天主未分天地。先造九品之神。厥數罔算。靈明粹美。無象無形。有最貴鉅神。曰露濟拂兒。見己才力倍大。起倨傲心。使諸神叛主事己。諸神從之者三分之一。天主施罰。置露濟拂兒暨從叛諸神于地。

獄。貶爲魔鬼。魔鬼失超性之好。而未失本性之美。其本所雖在地獄。亦許在世刊謬惡人。試鍊善人。凡發妖厲。依名象。擾志惑俗。驚人嚇世者。皆魔鬼也。其強半則拒而不從。故處天享福。但論厥職。有運動諸天者。有持守國家者。有保引物類者。有護守生人者。凡物則一類。一神守之。凡人則一人。一神守焉。在天曰神。在地曰祇。而總之皆天神云。天主與聖母之像。實係聖容。相傳至今。神魔原屬無形。不得已而假像以傳之。繪天神者。爲小年之狀。示其德性純粹。萬古不衰不老。爲鳥羽之狀。示其神透。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繪魔鬼者。爲險惡怪異之狀。示其妬謀人類。賊害生民也。問。攘拆佛老。先儒以爲快舉。人人火書。至今猶稱美談。天主教闢之誠是。至如城社山川。蜡臘祈賽。或亦古禮。未盡邪魅。

曰。一郡一邑皆有神守。則守城者。亦天主攸命之神也。古人祭之。殆報功之

意。然聽命于主。無柄世之專權。今謂其能福人禍人。而刑牲詔禱。便屬不倫。且更塑僞像。各有姓名。統稱城隍。以古人當之。瀆經甚矣。至蜡臘祈賽。所祝者皆僞號邪神。誣罔不倫。盡失古意。夫人日受造物主之鴻恩。而不一致謝。反謝魑魅。尙不爲罪乎。

問。狄仁傑巡視江南。盡毀淫祠。止存季札等四廟。則今之野廟土神。其在可毀多者矣。若古來忠臣義士。如關羽之屬。似亦可拜。

曰。帝王祀忠義。豈崇德報功。使人景仰。不謂其能禍福人也。今乃冀其佑。畏其害。求籤答愿。已失先王本旨。如關羽本漢將。誣贈帝天名號。則拜之者。爲拜忠義之關羽乎。抑爲拜矯誣之伏魔大帝乎。即強解曰。吾敬其德。無禍福心。則羽之爲忠義。孰如伊傅周召之更爲忠義。舍伊傅周召不祀。而必祀羽。豈非以舉世僞崇之故乎。且羽始爲亡命。殺人報仇。特俠烈所爲。

耳。終絕吳婚。激成大變。特剛直武夫耳。獨其始終爲漢一念。凜凜千古。然一時之臣。如諸葛亮者。不尤愈于羽乎。舍亮不事。而必事羽。豈非以神威顯赫之騰誑乎。餘可類推也。

問。神宗時。宮中有妖物爲祟。見一跨馬持刀者逐之。自稱漢臣關羽。故有伏魔之贈。非罔據也。

曰。此謂以魔騙魔。前已言之。蓋魔本欲人奉己。然顯其本相。人豈事之。故假古士名目。發爲神奇。使世仰望。建廟設像。俾愚俗趨附。則得遂其僭恣無忌之心。而人咸負背主事魔之罪。假公以濟私。蚩蚩小民。幾被惡鬼一網打盡矣。夫魔力甚鉅。神與人皆不能伏。惟造魔之天主。克制伏之。今以伏魔之權歸羽。是奉羽爲主也。事羽之罪。豈在釋迦道陵下乎。

問。文昌魁斗。儒生之司命。此似可事。

曰。世間萬緒。皆天主宰制。何獨儒者功名。出自文昌。按文昌出身傳。七十二世爲士大夫。誕怪不經。以當諧談劇譚則可。詎得謂實有其事乎。若云文昌係上天之星。則考天文家。文昌六星。在紫薇垣內。爲將相之像。主武不主文。故渾天賦曰。文昌拜大將。且二十八宿。千萬庶星。共麗一天。止有一天神運動。非各星皆有神守。則卽星固無神可祀。魁斗亦然。世俗所塑魁像。險怪異常。士子見此二種妖物。當亟碎之。可奉事之乎。

問。古人祀天。駟爲馬祖。安得云千萬庶星。並無神守。

曰。上主始造萬物。各類皆付以神守。則固有護守馬類之天神矣。但不得以房星當之耳。舜典禮于六宗。亦統祀一運星之神耳。非星星而禱之也。后世尤可異者。則祀司民。夫天地萬物。何者不爲生民而設。顧獨指一星焉。謂司民命而祀之哉。總之惟有一萬物真主。在所當事。天神雖係正類。但

數煩。既不能偏識其名號。又不容偏有所擇取。惟事天主。而百神皆包舉乎其中矣。一切淫祀。固當棄絕。亦有社稷名祀。載在祀典者。而今人祀之。盡失古人立祀之初意。與淫祀正等。皆所宜禁。

問。古人立祀之初意若何。

曰。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則祀天祀地。總以報答上主鴻恩。而社稷之禮。則以酬生我百穀之澤。蓋卽其功用昭章處用事焉。后人以稷爲唐虞之臣。誤矣。五祀之典。及于奧灶門雷。此等處所。謂有神守。先王雖樸。不應若是之愚誣。其意蓋爲天主本無所不在。舉世無一人。容不事而事之之禮。則當因尊卑以定制。故天子則事之于天地焉。諸侯則祀之于山川焉。大夫士則祀之于門雷奧灶焉。今人言灶爲司命。人以食爲天。食非灶不熟。故以司命稱之。非灶能司吉凶禍福之命也。

問。種種祀典。皆自古明王之禮。雖今人失其初意。豈可因仍演之誤。并冒始作之非乎。

曰。當天主之未降生也。上主原容牲享。一切祭祀得其意。不妨存其禮。當天主之既降生也。天主備有定典。循失意舊禮。不若遵維皇新命。況民之蚩蚩。莫不以目之所不見爲無。躬之所循習爲真。豈能使向天地日月山川社稷而拜稽之。而曰我非事天地日月山川社稷。而惟事其主乎。故禮不革。則意終不明。若曰。此係自古立極之典。終屬難廢。則丞相非古昔弼亮天工者乎。而太祖高皇帝以獨斷廢之。孔子之像。非歷代崇設者乎。而丘文莊建議撤之。子弟爲尸。自古大禮。而今亦不舉。苟求諸理而合。反諸心而安。措諸事而有其効。雖千古鐵案。不妨變置也。

問。天地覆載。三光炤臨。山川出雲雨。社稷生百穀。皆有功于民者。祀之亦報

功耳。豈遂獲罪于主。

曰。此等之功。不在天地三光。與山川社稷。而在造此天地三光。與山川社稷之主。譬父母備田土。置宮室。以遺子孫。子孫絕不記父母之恩。而惟向田土宮室而感謝之。有不取怒于父母者乎。卽自解曰。吾拜父母之賜。猶拜父母也。則必不見父母之顏。不聞父母之訓。無可奈何。而寄謝于攸賜之物。亦不傷理。旣見其顏矣。旣聞所以事之之命矣。而曰吾將拜賜物。豈不爲罪哉。天主旣降生爲人。躬定昭事禮儀。則有遺像可瞻。妙典可守。一切祭祀舊禮不必復用。亦不當復相矣。

問。祠廟雖無禍福之權。但今人見戚友遺像。雖生平無德足取。亦必致敬。若祠廟間一跪一揖。豈遂傷理。

曰。譬有一不義者于此。或係知識。自當加禮。若一日。有無知之徒。誤相崇奉。

推爲君王。茲時必將奮擊之。可與衆同推戴乎。今祠廟立古人像。咸以禍福故而祭。是誤奉爲主宰也。卽推不義爲君王之類也。故敬戚族友人遺像。正如與故人拱揖言談。而不拜祠廟。正如亂賊淫僭。不可屈膝也。問。嘗見有釋道神明。能作靈顯。預言未來。興災降福。禱祈得應者何也。曰。人心向邪。不認真主。則鬼魔得以娛弄天下。伏藏佛道邪神像內。發語呈光。宣洩秘密。祭則免。否則災。假天工爲己力。如水旱疾病。而拯厥危。實上主不忍漸滅下民。用施救護。人因素向彼祈。遂誤歸功于彼耳。始緣人心所向。而因勢顛倒之。究之信向益深。雖無知土木。未嘗現靈異者。亦畏亦事。惟不認真主。故爲所惑溺也。苟憑理細察。邪僞不難立見。問。天主有制魔之權。曷俾此等誑誘生民乎。曰。人有靈明。能別是非。辨邪正。察真僞。魔能誘人。不能使人必已信。能嚇人。

不能使人必己畏。其信其畏。人自主之。且人修仁累義。爲上主寵綏。彼魔無緣得至。貪淫詐暴。自絕于主。譬如不義之子。見棄父母。自爲匪類。協惑矣。然魔力甚大。計甚狡。倘上主不爲遏抑。而使逞其謀。縱其力。則舉世無一人得免其網。而萬物且久滅息矣。世上有惡鬼足畏。人始愛望真主。冀其庇祐。亦不敢爲不善。失主懽心。前云魔鬼本所。雖在地獄。亦許處世。刑僇惡人。試煉善人。正謂此也。

問。擇地葬親。是亦孝思。今斥風水。何也。

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則相地之方。而取其高燥豐厚者。以安親膚。自屬正理。但以爲子孫之遇合存焉。則謬矣。人以形神兩者成身。死則神靈不登于天。則入于地。其瘞于土者形也。茲時形體隳爛。無覺無生。安從祐其子孫。或以爲後先一氣。自能致祐。則埋于塚墓之爲一氣。孰若膝下。

承歡之更爲一氣也。當其在世。雖極聰明才智。不克強福其子孫。況于枯骨。又何從施祐乎。如謂靈魂來施。則靈魂神物。又豈藉土力爲旺衰耶。據風水之說。起于郭璞。古之葬者。皆在城北。義取幽陰。若律以堪輿家之論。則人類之滅絕久矣。安得傳千百年。有所謂郭璞者。起而爲人講風水哉。論語云。富貴在天。若擇地可得富貴。則富貴在地矣。地者。上主之所製造也。上主有尊人賤人貧人富人之權。不能自予。必待得地氣。而後予之。則是上主。且委賞罰之權于不靈之土。而初無自主之明矣。古不擇地。惟取安親。不顧利己。今人營墓。自便之意多。而安親之意少。孝不孝。又當孰歸。且風水之說果確。必非待后世始有也。有此天地。有此山川。便具此種道理。乃孟子云。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于壑。方今之民。皆古人子孫也。當其委壑時。豈顧沙水龍穴。豈按方位向置。地脉有報應。

不致絕後乎。何以至今多生民耶。故堪輿之謬。不待天主教辨之。當孩童讀四書時。固知其理之必無矣。若云。上世此說未顯。其理亦無。方今此說既行。其理遂著。則又以疑信定有無者。夫實有之事。雖疑不能使之無。如愚者疑天地間無鬼神。豈能使天地間果無鬼神乎。實無之事。雖信不能使之有。如愚者信人物有輪迴。豈能使人物果有輪迴乎。總之世人癡心。惟貪名利。聞言祿位。有法可致。無不惑溺。雖明曉斷無其事。亦且姑試爲之。孰知其大謬不然。無益于己。而獲罪于主也。

問。卜筮所以開物成務。天主教禁之。何也。

曰。吉凶禍福。皆造物主所默定。當其未然。雖鬼神不與知。人豈能預爲推測。故但循人事之當然。以俟主命。此卽素位之學。今或占吉而得凶。或卜凶而反吉。著龜之理。渺無憑據。且古時人心敦樸。誠足動主。故迷于趨避。而

或示之。後人機械變詐。奸僞極矣。佛像土神。誕妄甚矣。聞古之卜筮多應。今之卜筮多不應。此亦古所用。而今當廢之明驗也。且卜筮者。將以趨吉避凶也。萬一有不義之徒。當得凶禍。亦將使之卜以倖免耶。若云。善人卜之則應。惡人卜之則不應。則非舉世通行之法。況今世不善人多。善人少。則必不應者多。而應者少。何以卜爲。虞書云。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洪範亦先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謀及卜筮。豈有舍人事而專尙鬼謀者。盤庚遷殷。成王伐叛。皆審時度勢。不可或違。特慮愚民。猶懷畏阻。故假諸卜協。以鼓舞之耳。故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古有取龜投地。而成大業者矣。况卜筮旣同爲鬼神之告。何以有筮從龜逆者。龜從筮逆者。豈鬼神亦二三其說乎。則知先王不過以神道設教。而非謂實足據也。况義所當爲。雖明知不利。不可不赴。義不得爲。雖明知有益。不可苟往。又

烏藉卜筮哉。

問。禁擇日者何。

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兵事如此。凡事類然。今有同日出行。而所至之遇合不齊。同日舉婚。而後此之成敗迥別。可知時日無所爲旺衰也。風水擇日。不思吉凶之宰乎天主。欲以人謀奪天主之機。有是理乎。

問。禁推命者何。

曰。今之推命者。所據年月日時耳。夫年月日時。時也。非命也。壽夭富貴貧賤。出于命耳。出于時乎哉。命者。造物所握。屬變不常。豈有一定之約。某時爲吉福。某時爲凶禍哉。古人有言。長平十萬。何必其犯三刑。南陽諸豪。豈曾俱當六合。今有八字盡同。而窮通得喪大殊。足徵其誣也。且旣知命定。自上主。而欲以人測之。是以於穆淺近可窺。豈非褻瀆天主乎。

問。禁相人者何。

曰。毛竅骨肉。臟腑官骸。自天子迄于庶人。原無少異。所異者豐瘠黑白耳。然有昔癯瘦而後肥澤者。昔無鬚而後多鬚者。昔豐正方大。而或因一疾致殘損者。故曰。居移氣。養移體。孔子相似陽虎。黑王貌類太祖。豈有真據哉。問。禁占天者何。

曰。日月薄蝕。五星凌犯。飛孛彗搶。雲霞霧靄。皆天行自然。一定之理。盛世有之。衰世亦有之。非治亂存亡所係也。治亂存亡。在君相之賢不肖耳。惟推各星會合。以預知水旱豐歉。則天文家有此一種實理。然或理當獲有年。而天主降禍茲方。使之歉收。理當致饑饉。而天主眷顧茲方。使之豐熟。超性事緒。又非可以推占得也。

問。占視卜擇諸術。或本有其理。特上主惡人。預洩其秘。故禁爲之乎。

曰。合理之事。上主惟恐人不知。亦惟恐人不爲。若曰有理而禁洩之。則造物全能。詎不克自藏厥秘。顧被人知之。又慮人洩之哉。天主教中數百萬人。不擇地。不揀日。不卜筮。不推相。未見彼禍烈而福綏。則知種種術數。皆無其理而爲其事。以私智謬術。矯誣下民。而求達不可達之主命者也。罪莫大焉。

問。種種術數。亦有一二奇中者何。

曰。此特偶中耳。愚者終日彎弓。必有幾次入鵠。豈其技能命中哉。然此等巧應。多屬妄傳。卽如李靖劉基。世謂善天文占候。然觀靖之破蕭銑也。出其不意。其擒頡利也。攻其無備。不過料敵明。應變審而已。何嘗有所謂推測占候哉。劉基佐太祖定天下。先漢後吳。卒致夷滅。亦不過審強弱之勢。中攻取之宜。何嘗有所謂瞻雲望氣哉。世俗之尊之如此。而其行事顧如彼。

豈非傳之者妄乎。

問。三代聖賢。不禁取妾。天主教禁之。何也。

曰。聖賢固有取妾者。但非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也。法舜者不法其溫恭允塞。而法其有二女。法文者。不法其緝熙敬止。而法其備後宮。是爲法聖賢乎。抑以文己之淫欲乎。

問。取妾固非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但亦無碍其爲聖賢也。

曰。聖賢德行純備。決不因妾以恣淫。且善齊其室家。不使庶嫡相爭。倫理乖亂。今人取妾。則家變紛滋。妻生妬。妾恃寵。所生之子。雖名兄弟。實如仇讐。況物以反其始者爲正。人類始生。本一夫一婦。則此自屬正道。而古時人少德隆。天主亦不甚禁。故古教中亦偶有二色者。今時人眾德衰。務生子而不務貞德。豈謂增人類。徒增不正之罪耳。

問。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因無子而取妾。似未背也。

曰。此孟子以釋舜不告取妻之意。非謂人人盡以無後爲不孝之大也。如以無後爲不孝之大。則必以有後爲孝之大。脫有蔑行之徒。多備姬媵。廣厥繼嗣。雖不顧父母之養。可謂至孝。而一二竭力洗腆者。限于主命。不幸無子。乃反大不孝也。豈通論乎。今有妻死不再娶。雖無後。朝廷亦以義夫旌之。無詈其不孝者。而不婚不宦。前史且立高尚之傳。何獨疑于一夫一婦之禮。且夫不可無後。婦獨可無後乎。夫因無後。另取一妾以生子。婦亦可因無後。另私一夫以生子。若曰夫與婦通。雖從他出。夫之子。卽婦之子。婦亦可曰婦與夫通。雖從他出。婦之子。卽夫之子。或云男得兼女。女不得兼男。此屬吾儕私念。造物主生人。並無茲意。孝經論孝孔詳。天子之孝。在于愛敬盡德教加。諸侯之孝。在于制節謹度。卿大夫之孝。在于非法不行。士

之孝。在于資父事君。庶人之孝。在于用天因地。未嘗鳴無後之罪。故五倫之事。初不待立妾以爲名。則娶妾非聖賢正旨矣。周公所以著之禮者。正緣人欲甚深。勢難遽返。姑因上下以限多寡之制。猶孔子亦獵較之意云爾。大明律中。年四十無子者。始准取妾。未四十而娶者。悉斷離異。則妾洵不得已而姑假之者矣。况子之有無。全係上主默定。苟上主予以子。則庶民一夫一婦。儘可子姓盈前。苟上主不予之以子。則富貴之家。姬妾滿宮。而有不得嗣者矣。今娶妾未必有子。而徒違上主之嚴命。何如安命而自求多福哉。

問。不娶妾可也。若西士終身守童貞。并不娶妻。則絕先祖祀。理難通矣。曰。世人緣帶肉軀。故飢須食。寒須衣。渴須飲。旣死則脫肉軀。而存神靈。無飢無渴。不待飲食。則先祖豈藉後人祭祀哉。特子孫自盡其孝思耳。且其兄

弟各有繼嗣。特絕一身之祀。非絕先祖之祀也。故守西士之說。但爲克一己之慾。充佛教之類。且至于滅天下之人。其離家則同。而立教之旨則異。不訴彼而反疑此。何歟。

問。天主教原訓人婚配。其守童身者何。

曰。一夫一婦。此教中通行正道。其有登高位。司祭祀者。必須貞潔。祭事不容一日不舉。卽一刻不容近色。且無妻孥之累。更便遠遊敷教。微西士之童貞。吾輩得坐而聞道乎。且彼視萬民如一體。四海如一家。但使宇內之人類不絕。卽吾之孫子繩繩。況天下猶一身然。一身不可皆耳目而無手足。亦不可皆手足而無耳目。故天下不可無娶妻生子之人。亦不可無守貞傳道之人。況今世俗之人。亦有貧乏而力不能婚嫁者。亦有孤僻而性不受婚嫁者。不訴彼而反疑此。又何歟。

問。若人咸慕貞德而不娶妻。則人類不幾絕歟。

曰。教人以貞。猶自淫者多。貞者少。教人以廉。猶自貪者多。廉者少。彼童身者。特千萬之一二耳。無煩吾子作如是憂也。

問。一夫一婦。人類始生之道若何。

曰。天主厥始。化成天地。六日而畢。爰取土。造人軀。賦以靈性。名曰亞當。復取亞當一脅骨。造爲女軀。賦以靈性。名曰厄穢。是爲人類元祖。主置元祖于地堂。許以不死。期至升天。指一果。禁勿食。元祖違禁信魔。超性美好。倏爾墮失。凡我人類。咸厥子孫。自出母腹。便染厥污。故世上含靈。往往愚者多于智者。惡者多于善者。憂患者多于安樂者。豈上主降衷之意則然哉。夫有所招之也。

問。一果之違。罪亦甚細。何降罰若是之重乎。

曰。罪迹雖輕。罪情則至重。先祖聰明聖智。迴絕後人。明知上主之不可拂。而違命信魔。有背主之意。有匹主之心。譬之臣子。是謀叛逆。謀篡弑也。罪尙有大于此者乎。

問。帝王之道。罰不及嗣。況于天主。元祖違命。元祖受罪可也。而因以傳于後人可乎。

曰。吾輩分此分彼。自上主視之。萬古生民。皆同一類。譬如大木。元祖二人。則其根也。納毒于根。則開花結果。皆體是根之毒。理之自然。無足怪者。況原罪流傳。但奪超性之美。未失因性之好。人能奮勵。卒致升天。且人染原罪。稟性雖少弱劣。然弱劣而能爲善。則功德愈大。而天主愛人無已之心。亦于此大顯也。蓋使原罪不傳染。則上主未必降生。即降生未必受難死。惟定義不容已之罰。而亦願自屈自苦以代贖之。則其愛我人類爲何如乎。

問。人犯罪。人自贖之可也。上主何必代爲償責。

曰。人類至卑。天主至貴。以人類之至卑。而獲罪于至貴之主。則雖極至卑者之功德。不足以贖違背至貴之罪。而天主甚愛吾人。又不忍聽其沉淪也。故自降爲人。以代贖之。蓋天主一性而含三位。一曰父。二曰子。三曰聖神。子以己之願。承父之命。繇聖神之功。于漢哀元壽二年。擇如德亞國童貞聖女。曰瑪利亞者。取其潔血。造爲人軀。畀以人性。而合于主之第二位。孕九月而生。名曰耶穌。譯言救世。時冬至後四日也。居世三十三歲。固守困窮。卒受萬刑萬辱。釘十字架而死。死三日復活。居世復四十日。乃登天云。問。天主宰制乾坤。旣欲降生。曷不擇取帝王之家。而固守困窮乎。生死之權。主自握之。乃至其身之不能保乎。則耶穌或有德之士。未必卽天主。曰。耶穌之爲天主。非特自言之。亦非徒侶誇奉之。其未降生也。有先知聖人。

以預紀其事。如梅瑟達味所載之類是也。其將降生也有徵。如天神來報。牧童致敬。三王來朝。景宿告祥之類是也。其在世也有異。如命死者生。瞽者視。聾者聞。跛者走。驅魔拯疾之類是也。若夫甘處困窮。正屬玄造秘旨。世人大患有三。一曰欲貴。二曰欲富。三曰欲安逸。欲貴生傲。欲富生貪。欲逸生淫。饕餮偷惰。故耶穌以天主之至尊。而托體民家。矧我傲也。擅天地萬物之富有。而反居窮約。藥我貪也。以全能全智之赫弈。而備嘗險阻艱難。刺我淫饕餮偷惰也。又以示一切世福。原上主之所不取。又以便齊民景從聽訓。又以爲後日受難地。故其被難也。非不預知也。亦非不克避也。當未受難時。屢與厥徒言之。及惡黨率萬眾至。耶穌曰。覓誰曰。覓耶穌。耶穌曰。我是哉。我是之言出口。萬眾即仆于地。則耶穌固能立除害己者。惟欲代贖人罪。故甘志拘釘而不辭。夫力可驅滅仇讐。而反安意忍受。非愛人之

至者能爲之乎。論愛人之至者。孰如天主。故耶穌即無他奇蹟。以爲徵驗。卽此甘心受難一節。已足表其爲天主矣。然當知耶穌一身。原兼人與天主之兩性。其受難人性之事也。特以耶穌人性。與天主相締結。故亦謂天主受難耳。

問。以生無人道。徵耶穌爲天主也。則我前有后稷之事矣。以能行靈異。徵耶穌爲天主也。則我前有呂巖之事矣。以甘志被難。徵耶穌爲天主也。則君子亦有致命遂志者矣。數者恐不足爲驗主之據。

曰。后稷之母姜嫄。旣爲高辛世妃。得云無人道乎。旣祿以弗無子。得不交媾而冀孕育乎。後儒誤解詩意。遂疑履敏居然之說耳。故生于童身者。萬古止耶穌一人。其他言不感而孕者。皆虛罔也。若夫所傳仙家靈異。原屬僞撰。惟天主教聖人。亦有起死愈疾之事。然皆托上主之佑。仗十字之能而

爲之。非如耶穌一舉口。而萬有聽命也。蓋論吾人本性。雖到聖賢地位。原不能俾死者復生。瞽者復明。故堯舜周孔。擅聖人之稱。並無種種靈異。此等靈異。自屬造物權衡。特緣純修者。闇然默藏。不暴厥善。天主欲彰顯之。故假以聖蹟耳。若乃忠臣抗節。孝子死義。咸因時勢無可奈何。遂不惜以身赴之。非能却而故就者也。耶穌之被釘。所謂能却而故就者也。故十字架。稱爲天門之鑰。萬德之表。吾輩奉之。如奉天主焉。敷教宗徒。初本椎魯庸夫。一經耶穌招取。皆成聰明睿智。開物成務之聖人。不煩學習。能講萬國語言。傳命八極。雖刀鎗在前。鼎鑊在後。必欲申天主之正教于宇內。其從教諸人。或遇暴君惡吏之沮殺。雖至愚陋者。亦甘爲道委命。志不少屈。人力殆不至于此。迄今聖教大行。皆從剝擊磨鍊而出。非上主默佑。能遭千百年之摧阻。而不隳敗乎。總之降生被難。理極淵微。西庠萬種書籍。皆

記載此。萬種議論。皆辨駁此。若耶穌以渺然一人。而突自稱爲主。或朋輩
謬相推戴。則桀傲之徒。與封張儀爲天帝者何以異。

問。天主旣降生。則此數十載內。誰爲宰制乾坤。

曰。天主無所不在。其體充貫六合內外。當其未降。原在于世。及其降生。亦不
離天。特以巍巍上主。而接合于卑渺之人性。謙抑莫甚。故曰降生。非自上
下下也。且凡人之躬。天主亦在。而特不與之結合。如日光被物。而不係物。
耶穌之身。天主三位咸在。而與之締結者。惟第二位。故但恃人性之德。則
不克贖無窮之罪。而天主無形妙體。又無從受難。惟得一人而天主者。乃
可爲之。則耶穌不可不謂之人。亦不可不謂之天主也。

問。耶穌今登天矣。後將復來乎。

曰。世界生道已竟。則復來審判萬民。蓋宇內盡期已至。天降大火。萬物咸殄。

天堂之靈僉降。地獄之靈僉出。合于原體。遂皆復活。耶穌來格自天。分判善惡。善同已升。惡悉入地。此復活之身。善與惡皆不復死。緣人必形神相合而後全。居世爲善爲惡。雖發自靈性。亦必待肉軀而後行。故先令靈性受苦樂之報。後則并其體而俱酬之。此皆耶穌所親諭也。

問。靈魂不滅。以神體故。肉軀旣以四行而成。有寒熱燥濕不齊之情。相攻相尅。必致潰敗。復活常生。無乃悖物理歟。

曰。萬物皆天主造之而有。護之而存。若主不保持。雖神物亦歸隳滅。但論自然之理。則無形像者永存。負血氣者必死。論超性之理。雖能朽之物。亦可保之使不壞也。或疑已死之人。化爲塵埃。何從取其原體。則當思人以四行成身。有變化而無增減。死則氣化歸氣。血化歸水。肉化歸土。熱化歸火。變遷游移。不出天壤之內。天主向克自無造萬有。今何難取人身之變遷

游移于天壤間者。復聚爲原體。而俾之永生哉。

問。天主曷不于人方死。卽俾復活受報。則信從者不益堅乎。

曰。靈性授命。形骸服從。自不宜一時被報。且人各爲賞罰。則其善惡不與眾共知。故俟人類相生之事既畢。舉萬古萬方之民。合置一所。施厥陟降。然後以彰主至明。顯主至義。昭主至公。況明睹復活之事。而始信。反令人雖信無功。如信刀鋸之傷人。飲食之養人。初何功之有。惟未見其事。但以此言出自天主。遂爾誠信不疑。則功莫尙焉。

問。聞天主教正道而疑阻。罪固難道。但其至此僅五十年前。此千百年之人。不幸無聞。將盡入地獄歟。

曰。天主教有三。有性教。有書教。有身教。性教者。予于賦畀之時。不學而知。不慮而能。所謂良知良能也。人多不能盡性。故于商祖乙時。遣天神付一大

聖曰梅瑟者以十誡令普世遵守。若者上陟。違者下墮。此書教也。書教復不能率。故降生爲人。躬爲表指。萬方丕變。此身教也。中華千百年來。卽未聞身教。而性教與生偕具。能盡其性。卽于賦畀之意無負。可得升天。雖身教種種妙義。亦不過多方補救。完其性分之本然而已。然吾人幸聆身教。則盡性更當易易。

問。自盡其性者。千百世一二人而已。我輩之德。未越乎祖父也。幸聆身教。駸乎有上陟之望。先我而生者。數千百年之人。其中儘多名流傑士。終未免下墜也。天主愛人甚矣。何不使此教早入中土。拯其覆溺乎。

曰。天主至愛亦至智。預知某國某時之人。雖聞教而決不能信。夫聞而不信。彌增其罪。不若不聞之爲愈也。卽今聖教流傳。幾遍兩幾十三藩矣。真志向奉者。萬不獲一。前此蚤來。恐亦同是。夫上主默變人心。俾惶悟前非。立

時證道。誠反掌事。然若此則善皆天主自爲之。人之爲善者。卒何功之有。故上主佑人。但引之而不強之。從違主持。多係人心自爲擇決。人心之擇決。主于無始時早燭之矣。使目下無二三從事君子。恐此教至今不播入中土也。雖然吾子旣知未聆身教。不免下墮。今得坐聞。微有主恩。倘復遲疑。能無彌增厥罪之憂乎。蓋吾人升天。全恃耶穌救贖之功。不領其教。不遵其禮。則不能沾其德價。雖竭力修爲。盡因性善事。亦不足以食超性福報。然天主至平。初不負世。萬一有因性善人。亦自有術。使必聞超性事理。東國一人。認服真主。不同世俗之趨魔。修德行仁。不爲世俗之不義。數百歲不死。人方怪之。及西士傳教至彼。纔領洗即逝。此其驗也。

問。假令程朱而在。亦信從此教乎。

曰。程朱有因性之功者也。則沾超性潤澤無疑。緣人無超性德。斷不足上陟。

而上主又不孤人因性美好。故必俾被超性鴻功以拯報之。萬一程朱當日自恃分內爲善已足。不肯信從身教。譬如帝王傳播新詔。爲之臣者曰。受職之時。已聞命矣。何以詔爲。則其德行。俱不足取。徒有一傲主自是之罪耳。

問。論理固然。但歷代名儒。實未聞身報究竟。厥靈安在乎。

曰。使諸儒因性之功。全粹無缺。則臨沒時。天主必命天神默示以超性事理。而掖之上升矣。然吾輩徒觀其外行耳。倘中有隱隱。亦未能保其必然也。若吾子德行未必如諸儒。縱使遠過諸儒。而已聞聖教。尙懷猶豫。則當機負一傲主自是之罪。欲同諸儒默啟之幸。豈可得哉。

問。儒者之學。莫大于春秋。春秋莫謹于華夷之辨。身教縱有種種妙義。其如來自殊域何。

曰。孔子作春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故楚子使椒來聘。進而書爵。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故鄭伯伐許。特以號舉。是其貴重之者。以孝弟忠信仁義禮讓也。不以地之邇也。其賤棄之者。以貪淫殘暴。强悍鄙野也。不以地之遐也。若必以方域爲據。則是季札不足賢。范蠡不足智。令伊子文其忠不足稱。繇余其能不足道也。況大西諸國。原不同于諸蠻貊之固陋。而更有中邦亦不如者。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尊賢貴德。上下相安。我中土之風俗不如也。大小七十餘邦。互相婚姻。千六百年不易一姓。我中土之治安不如也。天載之義。格物之書。象數之用。律曆之解。莫不窮源探委。與此方人士。徒殫心于文章詩賦者。相去不啻倍蓰。則我中土之學問不如也。宮室皆美石所製。高者百丈。飾以金寶。緣以玻璃。衣裳楚楚。飲食衍衍。我中土之繁華不如也。自鳴之鐘。炤遠之鏡。舉重之器。不鼓之樂。莫不精妙絕倫。

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荷戈之士。皆萬人敵。臨陣勇敢。誓死不顧。巨炮所擊。能使堅城立碎。固壘隨移。我中土之武備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賈萬國。五金山積。我中土之富饒不如也。以如是之人心風俗。而鄙之爲夷。吾惟恐其不夷也已。

問。語言文字不同。便有華夷之辨。

曰。據語言文字別華夷者。猶向者方域之見也。必言語之爲見。則吾越之方音。已不同燕趙之士語。得無南者指北爲奮命。北者譏南爲島夷乎。必文字之爲見。則方今之真楷。已不同上古之蝌鳥。得無前代詈後人以蠻貊。方今笑太初爲戎狄乎。夫一義也。或爲福。或爲祉。或爲厥。或爲其。一音也。或以天。或以莩。或以繆。或以穆。同在詩書之內。已自參差各出。况處十萬里外者。安能強之使同哉。希憲楚材。有輔夷猾。夏之罪。萬世而下。猶稱爲

賢宰名臣。不以夷鄙之。況西儒之教行。則風俗悉如三代。人士必多聖賢。國朝火器之法。得于交趾。大統之曆。參用回回。何獨修身事主之學。必固執己見乎。況方域雖殊。無兩天地。無兩日月。無兩晝夜。則亦無兩主宰。無兩賦畀。無兩賞罰。故分夷分夏。特并窺者。自生畦畛。造物視之。胡越原同一家。其言果是。其道果真。異土之傳宣。卽吾性命之昭戒。如其謬背。則桑間濮上。實出華响。吾豈聽之哉。

問。天地萬物之自無而有也。中之有主宰也。人魂之不滅也。後死之永賞罰也。淫祀術數之宜禁也。皆可任理推測者也。若夫三位一體。降生釘死。復活升天。原罪傳染。神魔攸分。世界窮盡。肉身復活。以及西方種種之美。此俱非人意所能測。而全憑西士之傳說。何以知西士之果正人君子。而其言決無謬乎。

曰。知之有八証。一以無求証。凡爲虛說以誑人者。必將濟其所求也。西士自入中國。僅飲此中水。不愛饋遺。或因其澹泊無求。遂疑其所求者甚大。有叵測之心。試思百餘年來。先者死。後者老。積謀不發。更待何時。況來此中者。二百餘輩。初非一國之產。又將爲誰謀乎。且大西洋。懸隔九萬里。所謂得地不可守者也。而豈其然。一以節操証。凡爲虛說以誑人者。未有不倚附權勢。曲就人情者也。西士堅守己說。雖至親厚。不肯稍融通寬假。或以威焰逼之。堅貞如金石之不可奪。蓋爲愛之有本。信之至篤。故至死而不變也。一以人品証。凡爲虛說以誑人者。非下流卽奸佞也。西士終身童貞。克己勵行。一晝夜間。對越强半。時時正襟束冠。閒居獨處。無暴慢戲謔之度。嫉妬者。用心窺伺。而終不得其一間之隙。言貌氣象。藹乎如春。肅乎若秋。接物恭順而無卑諂之容。所謂溫而厲恭而安者也。真聖賢之流亞。而

豈爲誑世舉乎。一以冒苦証。西士才高學博。在本國可安享祿位。今辭其所必得之富貴。而甘冒多苦。航海三年。則有風波盜賊之苦。始入中國。則有學習語言之苦。信從難必。則有斥逐刑虐之苦。儀度未閑。則有譏訕玩侮之苦。其他種種大苦。尙非口舌所悉。西士一一飲之如飴。彼惟見大父母爲真主。教爲真教。故視四海皆兄弟。但得兄弟認大父母。卽致命奚恤焉。天下豈有棄其身命。而爲誑人之舉者乎。一以謙忍証。凡爲虛說以誑人者。未有不傲然自是。思圖報復者也。西士謙柔自下。奉教之士。皆用賓禮。不敢居師。雖三尺童子。樸陋庸夫。見之如對先生大人。或謗毀之。侮辱之。甚至欲擊欲殺。皆寬容含忍。不萌報復之志。夫有如是誑人者乎。一以資糧証。凡爲虛說以誑人者。必小心私爲之通。國不與聞也。西士日用。皆本國轉輸。歲歲不絕。或疑有黃白之術。甚至求其術而不得。因圖害之。其

實不爾。豈有下士騰說惑民。而國中爲之萬里越險。餽餉繼遺者乎。一以學術証。天下識見卑昏。學問寡淺之人。或得欺以理之所無。西士廣聞博記。有窮年累世不能究者。上自天載。下及物理。粗自象數。精及性命。皆因顯測微。因固然而求所以然。真析理于繭絲牛毛者。則其識見。殆超越尋常萬萬者矣。豈有誣世之論乎。一以先後同符証。天主之教。自唐貞觀九年。大秦國人已傳入中土。名曰景教。與近世天主教。若合符節。地之相去也。數萬餘里。世之相隔也。千有餘歲。而議論如出一人。豈非斷斷可信者乎。繇此八者觀之。西士果正人君子。而其言決無謬也。至于其中所稱。皆予目睹軀驗。非傳聞虛譽之辭也。

問。今欲決志從事。當若之何。

曰。當熟四種經言。曰天主經。聖母經。十字經。信經者。講明十誠。而定心固守。

之。然後遵行天主所定禮儀。大端有七。尤要者二。先領聖水。人能痛悔自新。而欲奉教。則傳教者。外以水洗其額。示天主卽以無形之水洗其心也。問。自新痛悔足矣。何必行此聖水之外禮。

曰。人不痛悔。雖洗無益。但罪惡去留。無形可見。苟不遵此外禮。則心雖痛悔。未知罪之果去焉否也。或以爲前罪盈積。作善未必有功。則向往之心愈矣。惟遵此法。則明知自今。一日宿愆頓除。可以自新爲善矣。次則解罪。蓋人旣奉教後。或有誤犯。則告于傳教者。而求其解釋。

問。若人恃有此禮。犯而求解。解而復犯。是亦教人以偷之道。曰。解罪者。出于吾心哀悔真篤之情。不欲以微渺之疵累其心。而痛切求去之。是明知罪之不可有矣。豈有故犯之理。不過一時偶不及簡。而尤言疵行妄念。遂有所起耳。

問。若此亦自心痛悔足矣。何必告解。

曰。心不痛悔。雖解無益。然痛悔而不行告解之禮。則亦未知罪之果去焉否也。將疑前失在身。遷善未必有益。而向往之志又怠矣。惟遵此法。則明知自茲以往。積染悉除。當孜孜進修。期後之不致復壞者矣。是故旦而興也。則謝上主一夜庇祐之恩。而祈其寵綏。使我今日無妄念言行。而克遵乎十誡。夕將臥也。謝上主一日庇祐之恩。而默察此日之所言所思所行。果不犯十誡。則歸功天主。更冀厥佑。使我日新又新。若有所犯。則誠心痛悔。誓後必改。哀求主赦。又詳記其端。以憑日後告解。其外三儀。更屬微妙。俟專書詳論。

問。天主施如許大恩于人。而舉世昧昧。不圖所以報謝奉事之。忍哉。靈魂之必不滅。死之必不可免。而不思預爲之所。殆哉。一種有志好修之徒。亦欲

了澈生死而沉迷于佛氏之積說。不能反認大原。求真直路。猶北適而南轅也。惜哉。今而後。予將謀所以小心昭事。修身俟命者矣。

曰。多許人。不幸不聞正教。貿貿以死。吾輩幸而明見萬有之元始。身後之究竟。苟不力行奮勉。其負罪有萬倍于未聞教者矣。

間。人有三疾。志卑識淺。溺于舊聞。甘作蚩蚩飲食之民。不克尋理辨事。求神靈真境。可哀也。亦有見道已晰。志委力靡。嗜欲糾纏。畏不卽決。可鄙也。其若執拗自是。負才矜智。釋徒仙侶。衣冠僞儒。可怒也。實可憐也。

曰。時者天下之至寶。已去者不可追。將來者不可保。可用者。特現在之片日耳。且古今死者。往往壯者多于弱者。少者多乎老者。或早不及暮焉。或暮不及早焉。子不知上主何日取爾命。汝當處處候之可耳。慎毋曰。春秋鼎盛。徐徐改圖。究恐悠忽玩日。失去好機。歲月已逝。空負主恩。永世沉淪。雖

悔無及。吾子速決。則吾幸矣。

24

449904

24

449904